



古言新秀楠楠鱼延续【天下同萌】经典
将“萌萌哒”进行到底！

史上最萌头条（爱妃，虽然我是皇室终极贵公子，
但我也有一颗想上头条的心啊。）

京城
爆笑出品

一本你不得不看的“头条秘籍”
原来皇上和金牌小密探也有酸甜情史！

嘘！这是一级机密！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楠楠鱼

著

头条乱君心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头条乱君心 / 楠楠鱼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500-1137-3

I. ①头… II. ①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字 (2014) 第 259050 号

头条乱君心

楠楠鱼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刘 云 龚晴瑜
文字编辑	彭思琪 黄 欢
封面设计	周 丽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9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10.5
版 次	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185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137-3
定 价	24.8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4-16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/ 第一章	惊梦	001
/ 第二章	送嫁	023
/ 第三章	献宝	037
/ 第四章	离宫	055
/ 第五章	识破	074
/ 第六章	请纓	090
/ 第七章	面圣	114
/ 第八章	出征	129
/ 第九章	招婿	147
/ 第十章	驸马	164





目 录

- | / 第十一章 返京 179
- | / 第十二章 赴宴 196
- | / 第十三章 狩猎 211
- | / 第十四章 雪夜 223
- | / 第十五章 闹鬼 236
- | / 第十六章 谜团 247
- | / 第十七章 心意 269
- | / 第十八章 废后 284
- | / 第十九章 逼宫 301
- | / 第二十章 尾声 317
- | / 后记 迎着太阳奔跑 328

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
惊梦



她猛然惊觉地睁开双眼，老天！

她刚刚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她为捕捉到郅城失火的第一手情报，不惜只身前往废墟。可是，焚烧殆尽的废墟只有残垣瓦片，缕缕青烟，她脚下突然踩空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

真是个怪梦！

她在心里暗骂一句，眼前却是漆黑一片。

她伸手去摸，发现胸口疼得厉害，真是活见鬼。

突然，她的手触碰到一件东西，更准确地说是一块木板。

她不记得家里什么时候多了这样一件东西，就连身下的柔软大床也变得分外坚硬。老实说，她甚至记不起在这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过去仿佛一片空白，只知道她曾天涯海角收集情报，但却不知究竟为了什么。

“这是什么鬼地方？”她叨叨地自语，伸手敲敲上方封闭的木板，大声求救道，“喂，有人吗？谁能放我出去？”

此时，外面的场景却是慌乱一片。

“你去看看那里面怎么了？”

“要去你去，我才不敢去！”

“该不会是锦芙贵妃的灵魂回来报仇了吧？”

雕梁画栋的大殿里，正在哭丧的一群太监宫女只觉得阴风阵阵，从紧闭的红木棺槨里突然发出声响来，个个吓得魂飞魄散，无人敢上前一步。

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玉皇大帝快显灵。芙贵妃您大人有大量，饶过我们这些奴才吧，奴才一定尽心尽力给您哭丧，一定求皇上烧大把的纸钱给您，让您在地府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！”

一名手持拂尘的太监心惊胆战地对棺槨叩拜起来，他严声厉色地指着一群奴才道：“快哭，狠狠哭，使劲哭！这是芙贵妃怪咱没有给她好好哭丧呢！谁敢偷懒，就让他给咱芙贵妃殉葬！”

太监总管一发话，顿时惊慌一片的大殿里哭声滔天。

殿里嘈杂喧哗，棺椁内的她揉揉发疼的胸口，只觉得外面的声音有些刺耳，她有些不耐烦地大声吼道：“外面的人给我听好了，敢绑架老娘，让你们个个死得很难看！”

一通咒骂之后，大殿里的太监宫女全都吓得撒腿就跑，顿时人去楼空。

“放我出去！”

她多少有些发怵，只是心头怒火正盛，她狠力一掌拍在前方的木板上。

顿时，一股强大气力瞬间穿破沉重的木板，硬生生地将它启开。

棺椁盖被内力推翻，在半空中旋转几圈猛力砸向大殿的柱子，嘭当一声坠地！

一股热流突然涌进心口，她觉得嘴里一股莫名的腥味，她一记俯首，嘴里吐出一口鲜血，沾染在她身上穿着的白色华服上。

“不是这么倒霉吧？”她颤颤巍巍地从棺椁里走出来，四下翻看这一身华丽的服饰与发饰，环视周遭华丽的宫殿时，她竟觉得一阵晕眩。

她的内力这么深厚？

她迷惑惺忪，在偌大的皇宫里蹒跚，穿过曲折回廊和御花园，沿着鹅卵石铺就而成的小路，颤颤巍巍地走向不远处灯火通明、富丽堂皇的大殿。

“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”

她抱住回廊的柱子，后退一步倚向殿门处，却突然倚空掉落进大殿里。

还好她眼疾手快地抓住殿门上的镂空雕花，才不至于吃个狗啃泥。

她踉跄着脚步走进大殿，锦瑟屏风里一片白色的床海铺就在光滑的地面处。

紫色纱幔在吹过的夜风中肆意飘散，隐约可见，男人玉冠束发，刚毅瘦削的面庞，挺直的鼻和不断喷薄出灼热气息的薄唇。

“谁！”即使陷在情深欲海里，白色床海中的男人依旧是灵敏的。

他一把扯过旁边的锦被，覆于两人身上，退却情欲的那双眸子泛起锋

利精锐之色。

男人脸色极为深沉，不眨半分地锁睨在屏风后的黑影上，他性感的薄唇吐出冷血的字：“出来，饶你不死。”

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！

她拖着疼痛的胸口，转身就要逃，却发现身子飘忽，双脚不听使唤似的瘫软。

遮挡春色的屏风突然被一把推开，逼近的男人一把勾起她的下颌，那双原本怒火燃烧的眸子瞬间转为震惊，“陆芙姜？”

“隐尧！”床海中急忙起身的女人，慌张地拿过屏风上的衣饰穿戴，“她不会……”

“胆敢把刚才看到的说出去，朕一定亲手废了你！”

确定眼前神色慌乱的女人不是鬼魂，男人燃烧怒火的眸子再升杀气。

她仰首望着他，嘴角突然一笑，大脑瞬间失去意识地瘫倒在地。

耳畔被一阵杂乱声惊醒，她刚要睁开双眼，却被传入耳畔的话语惊诧地无法出声。

“启禀皇上，锦芙贵妃在和亲途中遭受过土匪伤害，以至于出现假死之状。方才又惊吓过度，意识混乱。只是，这病痛并无大碍，安心休养一段时日凤体自会康健。”

身穿官服的太医，向一侧坐在紫檀木椅上的男人颌首施礼。

男人冷着脸色，吐出两个字：“退下。”

“微臣先去给锦芙贵妃抓几服药，微臣告退。”太医俯身退出大殿。

“陆芙姜……”男人起身，一身华贵的锦色长服，面如玉冠。

只是那锋利的眸子像是要时刻刺破人的心底，挑断你的手筋脚筋，让你无处遁形。

他在锦榻前停步，眼睛睨着榻上昏迷不醒的女人，薄唇启开：“朕有一万种手段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……”

他俯身，在她耳边吐出冷邪的字眼：“现在，朕命令你，把眼睛睁开！”

他发现了？她的大脑顿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运转起来。

一、他没发现她醒来，只是恐吓她；二、他发现她已经醒来，还是恐吓她！怎么都逃不过被恐吓的命运了！

“嗨……”此时，身为陆芙姜的她缓缓睁开眼睛，一双无辜的眼眸望着面前男人。

“不要以为你是夙岳和亲的公主，朕就会以礼相待。”

男人剑眉星目，面色生冷：“今日，你既没死，朕就赐你一座锦芙宫。如若再生事端，等待你的就是冷宫！”

和亲公主？她虽然不记得自己以前的事，但却没有任何关于公主的印象。

不过，这个名叫陆芙姜的和亲公主看来也不怎么样嘛，竟然刚大婚就意外死亡，又被威胁打入冷宫，还真是一个十足的下堂妃！

不过，还好你命好，摊上我这么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资深情报收集员，看谁敢给我脸色看！

“谢皇上赏赐！”

陆芙姜一股脑地从榻上爬起，末了，还不忘对榻前的人抱拳相谢。

“陆、芙、姜。”莫隐尧望着几乎要飞出大殿的人影，不紧不慢地吐出她的名字。

“你叫我？”陆芙姜停步，不明所以地转身，发觉言语不对后立即笑意甜甜起来，“皇上，您老还有事儿吗？”

“你这辈子都休想爬上龙床，生下龙蛋。”莫隐尧冷眉一挑，压迫感十足。

“谢皇上赏赐！”陆芙姜依旧陪着笑脸，最后还不忘对他福了福身，继而转身大步离去。

“贱人就是矫情！”陆芙姜边走边咒骂，谁稀罕生什么龙蛋！

既然她意外到了这皇宫，怎么也要玩个痛快才行。否则，等到她再次

一命呜呼的时候，谁还能够保证她这条小命能够东山再起，能够满血复活？

“陆芙姜……”穿过小径，她喃喃自语。

看这皇宫一片喜庆红色，想必大婚刚刚过去。只是，作为和亲公主，这个女人如此不受宠，想必也是政治联姻的牺牲品。想她一代资深情报员，有什么是她扒不到的，没道理会输在这个高墙红瓦的地牢里。

褪去身上洁白的素衣，陆芙姜赤足踩进木桶里，水温刚刚好。

“奴……奴……奴婢……见过……”两名宫女进入大殿内侧，一名提着满篮的花瓣，一名提着一桶温水。

她们的眼睛不敢直视木桶内的女子，微颤的肩膀透出怯意。

“过来呀，我又不会吃了你们！”陆芙姜伸出玉臂，惬意地枕在木桶边沿。

待到两名宫女走近，她摊开手掌：“掐一下就知道我是人是鬼了。”

“奴婢不敢！”两人吓得掉魂似的，急忙跪地。

不敢才怪哩，这么怕我！陆芙姜一边腹诽，一边无奈地仰躺在木桶里，温热的水汽丝丝升腾。

“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和亲来到这里，没想到半路遇见土匪差点送了性命，好在我福大命大只是昏迷过去。这里没有人在乎我，好伤心，好难过，好想爸……爹娘。”

陆芙姜仰天长叹，默然还用温水湿润一下眼睛，话语中满是伤心失落的思乡之感。

“芙贵妃！”

眼看主子都流泪了，流莹急忙起身安慰道：“娘娘，您误会了，奴婢不是那个意思，真不是！”

“娘娘，您别伤心了，都怪咱们不好，偏信了洪公公说什么锦芙贵妃鬼魂大闹凤仪殿的事儿！”

宫女芳诺也急忙上前安慰道。

陆芙姜看着近处的两人，清秀俊俏的脸颊扬起笑意，说道：“我没真怪你们，换谁遇到这事儿都会吓个半死，咱们还是先沐浴吧！”

“是，奴婢遵命！”

“我就说了，咱贵妃娘娘定不是什么鬼魂，否则皇上也不会将锦芙宫赏赐给娘娘！”已经淡去怯意的两名宫女认真张罗着沐浴之事，不一会儿木桶里就漂满花瓣。

“你们阉豎国是否传闻过本宫的事迹，只要说得出来，统统有赏！”陆芙姜精睿的眼睛环视围站在木桶边沿的两人，“而且大赏！”

“这个……奴婢不敢说。”

“奴婢也不敢说。”

“但说无妨！”陆芙姜信誓旦旦地保证，“无论说什么，本宫都不怪罪你们，如果知而不说，就别怪本宫心狠手辣了！”

对待这样的清纯小女孩，恩威并施才是上上策。

“那我先说。”流莹往木桶里撒着花瓣，脸色为难地回禀道，“传闻两年前娘娘您在夙岳国最喜欢夜里爬墙头，就连丞相将军府您都没放过，害得夙岳人人自危。”

“他们都传娘娘您是……您是傻子，夙岳的大臣都不想要您做儿媳，纷纷逼着自己的儿子娶妻。传闻，夙岳国那一年之内除去几位皇子，男子都娶了妻室，有的还纳了妾。”

芳诺声音低低地补充回答。

“我傻？”陆芙姜的杏眼瞪得老大，敢情皇上对她这么冷漠，原来这和亲公主根本就是一傻子！

“不不不，娘娘怎么会是傻子？”

流莹眼见形势不对，急忙改口，末了还瞪了一眼说错话的芳诺。

反应过来的芳诺惊出一身冷汗：“其实传闻娘娘曾经也是大美人，就连咱们三王爷也前去夙岳拜访过您，只是最近几年才有点……有点……”

“曾经？”由于职业敏感性，陆芙姜注意到这两个字眼。

她生前若是一个十足的傻子，那么，她这一身强劲的内力是从哪儿得来的？

“我这么废柴加草包，你们皇上怎么还肯娶我？”

陆芙姜最终还是将矛头对准了这座皇宫里的主子，如果她想在这个皇宫混得风生水起，只怕目前为止都要和这个主子保持良好的关系才行。

否则没等她走出皇宫，就先掉了脑袋，那多不值呀！

“这是朝廷政事，奴婢不敢私下议论。”芳诺撇撇小嘴，不敢回答。

看来，她先要从这两个丫头身上下手，调教调教，让她们明白什么是人身权利，言论自由。

芙姜不在意，继续询问道：“不回答也可以，下一个问题，你们皇上总共有多少女人？”

“这个可以答！”

芳诺点点头，语气坚定：“这后宫一共有佳丽三十二人，东西宫太后各一位。其中贵人二十三位，妃嫔八位，皇后一位。”

“妃嫔八位，那我也算是其中一位喽！”陆芙姜若有所思地说。

流莹试试水温，感觉有些凉了，又倒些温水进去：“娘娘您是，可也不是。昨日大婚还没册封您就死了，所以没将您计算在内。您现在是贵妃，比妃嫔的位分都要高，除去掌管凤印的皇后娘娘，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你们皇上对我倒也不错！”陆芙姜撇嘴，虽然她不想承认。任谁娶一个傻子，还要给她万人之上的位分，这皇上做的倒也算大度。

“锦芙贵妃是谥号，是皇上追封给娘——”

“芳诺，闭嘴！”流莹吓出一身冷汗，急忙捂住芳诺的嘴巴。

陆芙姜一惊，眼里冒出火光。她要把刚才赞美的话全部收回！

原来根本没打算封她做贵妃，看她死了才追加的封号？最好别栽在我手里，否则让你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！

“皇后为人怎么样？”陆芙姜收敛起怒火，白皙的手抓起几片花瓣，肆意把玩。

“皇后与娘娘您是昨日一同大婚进宫的，奴婢至今尚未见过皇后。”

胆战心惊的流莹细心回禀，但瞧见娘娘没有任何生气的迹象，也微微放宽心。

可是，这样一幅美人沐浴图，这锦芙贵妃怎么也不像传闻中那般痴傻疯呆的女子，反而比任何人还要精明几分。

“是吗？”她自言细语。

这么说，方才她在大殿里见到的一幕，里面的男女主角应该就是当今皇上与皇后没错吧？

陆芙姜，你虽然贵为公主，可是你的夫君好像并不在意你啊。就连装模作样的祭奠吊念都没有，甚至与他心爱的女人在宫殿里厮混。不过，这也没什么不好，那个渣男只顾拈花惹草，哪里有时间管她！

她顿时对陆芙姜的好感，又分外提升几分。

“咚咚咚——”此时紧闭的殿门外，突然响起敲门声，“奴才给锦芙贵妃请安，按照宫里规矩，今夜由娘娘您侍寝，不知贵妃沐浴的如何？”

“洪公公您别催了，我们娘娘这就更衣！”

流莹转身冲门外喊，急忙服侍木桶里的女人起身更衣。

“告诉他，本宫今天累了，不想侍寝。”陆芙姜走出木桶，惬意地享受着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生活。

反正是皇上自己说的，不准爬上龙床，生下龙蛋。切！

“娘娘，这是东太后的旨意，凡是进宫的妃嫔都要侍寝，若无落红，当即就会被打入冷宫！”

流莹将锦色流苏丝带系在陆芙姜腰间，细心解说。

“非去不可？”陆芙姜嘟着小嘴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望向她。

“非去不可！”流莹回答得很坚定。

这也未免太衰了吧？刚刚经历一场生死考验，还要考验她到底是不是雏？

一、她是，大家相安无事；二、她不是，东太后大怒，将她打入冷宫。可是，如果真去冷宫，那不就是天高皇帝远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了吗？

哈哈，陆芙姜你是天才！

“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！”陆芙姜一甩秀发，扭着细腰，哼着曲儿出了大殿。

明月清冷，整座宫殿笼罩在皎洁的月光之下，到处是灯火通明。

高墙红瓦，金色，后方跟随着一群手提灯笼的宫女。

陆芙姜坐在凤辇之上望向寰宇厅楼，宫殿林立，仿佛一眼望不见尽头。她眉眼淡淡地看着这高墙红瓦下穿行而过的一个个身影。

这样的下场，是她们一手造成，还是命运？这些来去匆匆的卑微身影中，会不会有与她一样的人？

似乎真是这样想着，她才觉得自己的命运至少是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只此一点，陆芙姜便觉得比这里的任何一个女人都要幸运。

“锦芙贵妃到！”

陆芙姜的思绪被洪公公尖细洪亮的嗓音拉回，她皱皱眉，被宫女扶下凤辇。

正红的朱漆殿门开启，四根柱子支撑在大殿两侧，被紫纱包裹。

她步入大殿，四周满是银屏烛台，将大殿照耀得金碧辉煌，上等的檀木香桌与木椅，琉璃茶盏，金色龙榻和锦色纱幔，一切仿佛都是梦幻。

只听“吱”一声，殿门应声而关。

陆芙姜走近龙榻，纤细的指尖拨开低垂的纱幔，正对上一双凌厉锋锐的眸。

男人只着锦色长袍，玉冠束发，手握一本古籍翻阅。

“你睡椅子上。”莫隐尧没有抬头，双眼依旧徘徊在书面，话语冷漠生硬。

陆芙姜顿怒，想到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六字，她当即狗腿地笑着回答道：“谢皇上赏赐！”

转身离开龙榻，她还不忘伸出玉臂扯过榻上铺着的一方白色绢布。

“陆芙姜。”男人终于抬眼，竟是对上一双澄澈的杏目，未施粉黛的精致五官。

莫隐尧很好地敛去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分神，语气依旧冷硬道：“你是不是只会说这一句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”

“说说看。”对于眼前女人毫不犹豫的回答，莫隐尧心里有一丝怀疑。

传闻陆芙姜痴傻痴癫，这反应却是比一般普通人还要迅速许多。

“依奏四个二百五加超级无敌大渣男，南无阿弥陀佛！”

陆芙姜表情极其诚恳，一口流利的方言。末了，她还不忘虔诚地双手合十。

“这叫什么话？”很显然，男人没听懂，眉宇挑起。

“家乡话啊！”陆芙姜诚恳地点点头，“我们那里的人都说家乡话，意思就是夸你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！”

“依奏四个二百五加超级无敌大渣男，这是十五字，而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只有八字。”

莫隐尧模仿陆芙姜的话，竟然脱口而出，学得八分像，他凌厉的目光在她身上逡巡，似要看进她心里。

陆芙姜在心里默默汗了一下。

果然是皇上！这个男人很显然不是这么好糊弄过去的。

陆芙姜，你究竟得罪哪路神仙了？

“我们家乡话不是一字对应一字的翻译，依奏四个二百五，意思呢就是你玉树临风，超低无敌大渣男意思就是风流倜傥。所以嘛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：你玉树临风加风流倜傥！”

终于被她圆过去了。陆芙姜从未有过这般想撞墙的冲动，榻上的男人不会是天派来惩罚她的吧？

“南无阿弥陀佛，是祈祷诵经的佛号。你祈祷朕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本意是嘲笑朕并非如此吧？”

莫隐尧将书籍扔到榻上，双臂悠然环胸，变换一个更加舒服的姿势对视着榻前的女人。

“怎么会？”

陆芙姜再次露出狗腿的甜笑，其实她的本意真是如此，但是她没敢说出口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还有感谢神明的意思，所以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就是：感谢上天，你真是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！”

“但愿你所说都是真的。”显然，男人不想再去追究，他的目的已经达到。

陆芙姜并非传闻中那个痴呆的傻公主，至少他亲眼所见目前为止还不是。她不仅不傻不愣，甚至比一般人还要伶牙俐齿，甚至狡诈。

若他昨日娶回的女子真是一具尸首，阉宦不至于发生什么异变。而今，换作是这个伶牙俐齿的女人，谁都无法预料日后将会向何处发展。

只是，她活着倒是比死了更有趣，陆芙姜。

“不准看！”男人的目光一直徘徊在她身上，陆芙姜几乎要被他看得发毛了。

她躲避瘟神一般，攥着那方白色绢布，大步流星地来到木椅前。

将一把把木椅排列整齐，陆芙姜安安稳稳地和衣而睡，没有落红，从明天开始她就会被打入冷宫。到时候，她有的是大把时间干一番新事业！

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入秋后的皇宫宝殿，开始泛起寒气。

“诵《巫山雨》！”安静的大殿外突然传来洪公公尖细的声音。

“怎么了？”身子突然腾空的陆芙姜被惊醒，她睁着惺忪的睡眸望着近在咫尺的俊逸面庞。